

風著瑤海集其子孫至今世住南郭故宅

山縣周南少年與韓使筆語唱酬韓使指盆梅求詩以梅開盃為韻周南輒立賦曰赤水橋頭一樹梅却從瓶裡趁春開分明認得東君意要照嘉賓夜宴盃韓使觀之交口嗟賞於是周南才名顯著一時

水足博泉天資穎異年十六與物徂徠書質問疑義徂徠驚歎噴賞不容口二十四歲擬仿隋王通為太平策

水足博泉名業元字安方肥後人世臣熊本侯父屏山名斯立為文儒博泉生有異稟詩文妙敏人皆稱神童江都物徂徠亦每為褒揚正德中韓使來聘博泉出見之詩文唱酬韓使驚嘆曰此子有老成風必揚名於天下乃命號曰博泉以獎之及長文名益高享保十七年有賊入其家博泉乃拔刀與父禦之賊

武夫也兇猛善鬪父竟見殺博泉亦軀被十餘創會隣人來救獲與俱殺賊於是肥人翕然稱博泉父子非夫也或謂文人較弱不足與也熊本侯因誅賊怨而又號博泉祿以為庶人京師伊藤東涯素愛博泉之才聞其遭禍乃為書贈之曰長胤頭首致吊於吾友水君聞足下遭曠世之禍頓喪所天繼有至命罹官除祿嗟不幸極矣可勝言哉夫足下之才卓出千載漫內無比肩相上下者而足下之禍亦千古所希有以奇士得奇禍亦造物所造耶然去者已不可奈何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往自重千金以全先人之業揚諸天下庶幾龜玉之毀再為完物是已僕嘗與洛人議足下人中麟鳳惜身在海隅遠藩之末薄官微祿以羈之莫以大顯也而今不圖為肥侯棄雖不幸極矣亦天意所在僕為天下喜焉而足下罷官之後未聞蓬累而行是何濡滯蓋重去父母之國耶雖然君子遲遲去國者中庸之常也足下身受不測之禍逢希世之變豈可下以常道處之哉僕願足下急流勇退絕跡於西藩從涇水溯北極則雖貧分家產之半以給足下之養縱有老母弱妹不至飢渴流壑矣豐士人木世範來學其人質直可任以大事為僕說

足下平生甚詳聞足下敗狀也悲憤見乎色繼值西
光上人之西歸謹修尺素以表寸丹去國之計在足
下熟慮之惟千萬亮察木世範亦寄書激厲勸去國
而博泉不果去也既而意忽忽不樂荐積困苦遂如
廁書絕命詩于
其壁而自殺

高暘谷聰朗奇拔以詩學稱嘗託舶來清人贈詩於禮
部尚書沈德潛及其門下七子德潛等得詩嘉尚焉次
韻鼎之暘谷以為必書晁監黃備公雖名高古今乎皆
以奉詔聘彼也不足奇焉豈如其身在此以雄詞動彼
哉居恒矜誇示人聲號由是大顯

高暘谷名彝字君秉本氏渡邊肥前長寄人少學于
僧大潮年未強仕詩學適上以老杜為表准名噪一
時性豪誕高自標持幾視一世龜井南冥少時與僧
大同俱攜詩乞政暘谷吟誦一再走筆塗抹曰公等

可教矣大朝師老悖不知詩有法大誤公等才子余
欲布所業海內使學詩者知所據公序大朝師序成
所稱說不滿余意再請之而不滿意如舊嗚呼宇宙
之大獨有老杜一人先我著鞭有學老杜未得其妙
等數語則足矣其狂誕類如此年未五十患毒瘡而
死屬續前十有餘日煩懣發狂而言語發於夢寐恍
惚中者率皆韻語成體門人自旁錄之積成小冊子
名曰病榻草其最後所作曰鐵壁城崩不作聲孤身
正壓萬精兵天雞一啼東
方白側身分明助凱鳴

方正

藤原惺窩逃佛歸儒嘗深衣入見東照大君講讀經
史時浮屠承兌亦在坐乃謂惺窩曰以子之才棄真還
俗我竊惜之惺窩應曰自佛言之有真諦俗諦自儒觀
之人世皆真未聞呼君子為俗也承兌不能答他日承

兌又謂曰子也博洽多才今脩明聘宜以子充使子亦无不利惺窩正色荅曰公欲利乎則自為之吾非為利者

藤原惺窩名肅字欽夫播磨人中納言定家十三世孫也父為參議為純世食三木郡細川村為土豪別所長治所侵掠與長子為勝禦之不利皆死當是時織田右府信長唱霸其臣羽柴秀吉盛用事惺窩乃告秀吉欲報父讐秀吉荅以不如待時於是遂以其惺窩幼而穎悟秀徹依僧東明讀書於龍野過目成誦號曰神童度為浮屠名蘇首座號妙壽院長遊京師益肆力于學貫穿百氏而心不憚於佛教志在儒學是時五山詩學尚盛其中有以才鋒稱者而遇惺窩折北不支以故名重釋氏天正十九年關白秀次會五山詩僧于相國寺為聯句鬪其技惺窩一會不復往衆強之不肯或諷以關白旨惺窩掉頭曰凡物以類聚如韓愈孟郊才學相匹而後為聯句可也否則猶隻脚木屐隻脚草鞋也其不耦也必矣予不

欲耦備也以前唐津惺窩因避如肥豐臣秀秋在行臺與惺窩有舊邀為客秀秋雖年少敬憚惺窩雖為所改云敬重之既而遊豐還京師惺窩恒患世無明師至是奮然航海將適明阻風波而還因歎曰聖人無常師我亦不學復適京師杜戶謝客而求之六經亦替思四年新注曰道在此矣遂為儒博采遺編乃始表章濂溪關閩之書盡棄舊學以興聖道自任謂曰余之此舉以人倫之不可廢也豈為食肉色也惺窩儒儒之後止種項髮長二寸許視者皆以為怪其端嚴竟無有問其故者云龍野城主赤松政村自惺窩之少甚奇之傾心敬重焉及其在京師使聘不絕時邀咨問禮待益至朝辭刑部員外郎姜沆歸化在龍野一見惺窩盎然心醉賞譽不容口關原亂平東照大君入京師屢延惺窩惺窩儒服入見講說經史僧靈三承兌等每在座次惺窩不樂與浮屠輩伍也乃謝病而退隱居洛地市原邑自號北肉山人閉戶絕俗深自齟眚而生徒益進譽望彌隆公卿

侯伯往往親執弟子禮初石田治部少輔三成使使聘之惺窩固辭不就次年三成敗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厚禮招之因屢遊紀亦終不受祿慶長十九年博士林羅山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惺窩為祭酒具子舍置贍田以教育四方俊民東照大君嘉納焉命相地議學制適大阪後興大君尋薨其事遂寢大臣列奏交薦於台德大君大君亦雅敬信之元和五年方議聘禮而會發年五十九舉世歎慨焉著自文章達德錄惺窩文集及和歌集子名冬蓋自皇綱解紐而天下麻亂日尋于戈文字之業墜在浮屠氏幾四百有餘歲惺窩生長倉皇之際特起流俗之中接彼絕學之後而始標濂洛之旨爾後運籌雍熙人挾四書戶絃家誦蓋惺窩為之倡也其有功於聖門於是乎偉矣後光明天皇賜其文集以御製序或謂山崎闇齋曰韓退之有與大顛書朱子篋中亦有與大慧書二公非不尚佛也曰然與浮屠尺牘往來亦是人情二公豈有意耶子以此病二公蓋欲引之入佛

也吾不敢止即欲得周孔亦復不敢止吾有秉彜性雖百浮屠不能奪焉

北山友松子接人無隱情出言洞見肝膈或與人商量醫事必論親疎見其非則面折之不辨明則不措也曰錙銖無補於人予愧于心

北山友松子名道長稱壽安肥前長等入其先閩人本氏馬父名榮宇避明亂居長等愛妓生男乃友松子也友松子少善閩語就歸化僧化林獨立二人拜齋受鼎湖神書又受長沙心法於浙異人日夜思惟三年澳然心融怡然理順自此而後應病投藥莫不適中比壯以為長寄小邑不足為功乃遊四方不以家務介意將之大阪道過豐之小倉小倉侯以友松子釋事欲賜俸二十只友松子不受而辭去直抵大阪大阪天下大都會也其俗饒裕友松子寓居于此醫事大行諸侯厚禮聘召固辭不就時稱大醫

者大抵堅守東垣丹溪之法獨友松子以張仲景為規範旁博採諸家之方以資治療嘗謂曰苟欲為人療病則不可不熟讀仲景之書也友松子學問浩博無不究綜善卜筮風水地理等學又參禪暇日遊黃蘗山與隱元即非高泉諸僧相款大被奇賞焉性剛直睹事風生敢言面質少無顧避焉人或以為直或以為狂友松子安處其間世間毀譽措而不問也恒為治療也富貴之人謝金輕鮮則面折却之於貧賤者施藥救療又賑以米錢故雖醫事大行家或空匱爾時人來收債必高聲叱曰近日病人止貧窮一錢無得嘗應尾張疾招往療其疾歸署于門曰今般療尾張侯疾大得賚而返債主或來見收其真率而行類如此其疾嘗問其譜第友松子輒云臣長寄娼女之子聞者皆奇其器宇晚年家大富累千金所居題曰逃禪堂著北山醫案北山醫話方考評議方考絕德眾方規矩等書發于大阪有子先死弟子其襲業云

稻生恒軒善鑿術子弟有欲傳其術者皆不許曰吾幼

家窶不能養親故為醫人幸洞病機諳藥性為世所信周給族人得遂初意是因奉親之誠也學醫不精適以害人况有經術可學以致遠者何以小技為

稻生恒軒名正洽字見茂大阪人本氏波波伯部出繼外祖母家因冒稻生氏祖重信父重治俱事豐臣秀賴恒軒及壯以家貧故學醫師事古林見蘊研精覃思殆忘寢食見誼以為得入畢授秘旨業成至江都淀侯永井右近大夫尚征聞其名聘召之後侯移封丹後宮津恒軒從焉及世子尚長襲封恩遇益優延寶三年告休是時侯興學舍以教吏民因就其側賜宅一區常就講道義六年病歸大阪八年年七一

一發恒軒性行敦篤孝順節約族人故舊有貧乏者傾資賑贖焉晚年最好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家禮心難挽日教勵子弟示以學術要領著有蠡斯草二子長宣義次正路宣義字彰信號若水甚精本草學獨步一時仕加賀

侯、食祿三百石、嘗撰廢物類纂一千卷、正本副本皆親騰寫、正本獻幕府、副本納藩府、新井白石稱曰、年未滿五十、而著千卷之書、古今未曾有也

佐佐木志頭磨名善書、加賀侯聘召之、命書旗號左右二字、志津磨受命作稿、累月、盡刻藤二千張、始成一、日命即席作字、頌首辭曰、臣字不可忽、忽作焉、左右敦迫之、志頭磨憮然曰、豈以官事改吾節乎、遂致仕而行、在京也、妙法親王亦命書下馬牌、歲月不果、吏督促嚴急、志頭磨乃出二篋示之、悉下馬字、謂吏曰、未有二字完善者、臣不敢奉教、吏白、因命擇其得意者、接續摹勒、即今方廣寺牌是也

佐佐木志頭磨、號松竹堂主人、京師人、幼不知字、數辱於人、弱冠奮志、始就藤木敦直而學、藤木世掌書局、書有家脚、因屢乞受其傳、久而不許、一日改容修幣而至、曰、君竟不許乎、吾不復踵門、敦直視其憤懣、見於色、喜曰、吾今日乃授受獲人矣、於是志頭磨書迹大進、遂揚名一時、客游江都、幕府命書平字、道美、稱音、又應加賀侯聘、尋致仕而還、京師平日好作字、至老不衰、燕居則左手承右手、保持極至、或問之、曰、運筆之際、恐其顛掉也、其教字也、先令大書、曰、字體不大、規矩難詳、規矩斯立、衆體皆入、式嘗設黑漆板、方二三尺者、名曰玉板、水書背面、以倣體勢、晚年自號頭號、專念居士、元祿乙亥、年七十七、歿、子晦山、女照元、俱善書、照元仕寶篋尼公、後適非藏人、吉見氏、門人寺井養拙、赤井得水、荒木是水、僧傳長正、水而其嗣法者、唯照元傳長二人而已

五井持軒嘗謂人曰、人性也善、孰好為惡者、有一書生率然荅曰、吾輩不能然、持軒正色曰、惡若可為、試為之

赤穗侯遺臣大石義雄等四十七人襲吉良氏殺上野介義英以報君讎廷議令其悉自殺林鳳岡疏辨不允乃不勝憤憤作詩進呈有上天無意助忠貞句執政異其切直

林鳳岡詩曰關門突出茂荆卿易水風寒壯士情炭啞形衰追豫讓薤歌淚滴引田橫精誠貫日死何悔義氣拔山生大輕四十六人齊伏刃上天無意助忠貞

佐藤直方居江都隣里失火門人救之佐藤烹粥勞之一生問箸精潔否叱曰倉卒中尚有此汰侈汝不可入竟舜之道

京師風俗各土地神祠祭之日遠親故舊互相延請兩

森芳洲少時揚言曰殊覺其煩柳川滄洲在坐正色曰一牟一次團欒叙濶人情於是乎萃矣何謂煩乎芳洲赧然慙服

柳川滄洲名三省字魯甫攝津人原氏向井少學木下錦里兄事柳川震澤震澤死無子因嗣其家冒柳川氏震澤名順剛字用中又號雪溪京師人滄洲為人慨尚氣節不喜著述終身不仕居於京師授徒講學以能文聞誨督有方門人多成材其最顯者石川伯卿上柳公通長野方義渡邊士乾大橋叔輔等也享保辛亥年六十六

物徂徠嚴禁侍婢入書齋嘗晝假寐其所愛者用被覆之覺而詰之婢言妾也徂徠憎其恃愛破禁遂逐之太宰春臺善吹笛日光王好音律欲聞之使人召之春

臺辭曰臣講道者也奏薄技供宴樂不能也如有復我者吾其破笛終身不復操音矣

享保中幕府命小野田國光詳定琴曲國光雅與太宰春臺善於是從春臺討論李之藻樂書笠間侯因召春臺與同詳定春臺固辭因陳儒者進退之義終不受命

太宰春臺著經濟錄侍中某觀之欲以備乙夜清覽私使書商小林延年求正本於春臺春臺辭以稿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於延年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必因執政若夫因內官以達則君子不為也

參河大岡氏有素封之稱置莊深見邑好土木聚奇花參尾之間稱名園無過於此者平金華過其門而不入曰余嘗聞其所以為富與所以處富也

三浦竹溪意思高遠門無雜賓有僧求見曰吾道治天下之道而士君子之業也與緇徒道不同矣有豪商請見曰市井之業唯利是謀何足與言義哉皆謝不見焉

三浦竹溪名義實字子彬江都人少年解褐甲斐侯吉保以才辯見愛焉實永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常憲大君臨侯邸使諸學士說書竹溪進講孟子稱旨賜時袍後至世子襲封致仕而行時年三十一初竹溪在職無餘暇未甚通經史藝憤問諸物祖徠徠曰若猶守雞終落其手罷仕之後從祖徠而學雖中身始專讀書天資穎脫不數年至與先輩駢肩意氣激烈慨談及一節義事輒泣下與人語不合則

善譽焉人不能容或言使酒罍坐難近但徠愛其才每為保護焉享保十八年出事老中濱松侯信祝為世子師傅甚竭輔佐之道及世子嗣立移封參之吉田待遇益渥恩齊重竹溪居邸外及年老送迎以轎常為設珍膳侯二弟岡侯中川久貞大瀧侯松平正温皆自幼師事竹溪問遺無絕竹溪雅有吏幹陶鍊世事敏而果不欲以儒自名也而每侍君前言不及焉則不敢談國政老職嘗欲因竹溪言事竹溪勃然變色曰家老有可白何不自白而因人耶以我為侍君言國事者乎我非吾事不敢以陳於君前我何奪老職之權乎家老大

熊斐善畫豪商需之三年不得也一日謂斐曰幸賜尊畫迄令女嫁貲奩百須僕且任之斐勃然怒曰予譚官非畫人也今苟如此則天下士人謂我何卒取絹素還之

熊斐字洪瞻號繡江肥前長壽人仕為譯官甚好丹青學清人沉南蘋為世所貴重性豪放有氣興至即揮酒不則雖多得金而不肯畫也以故家貧妻子不免菜色有一權貴延斐為畫斐故愆期後人而往輒先酌酒然後徐展紙施木炭未畢投筆而睡鼾聲如雷坐客不釋而去斐乃起又酌酒而返明日又往飲食如昨主人意厭之然業已至此不能辭也如此五日屢為雞畫一紙耳他日斐謂其友曰如彼畫則日寫十紙不為難也但如此則請焉者不止也年六十而後子名斐文號繡山亦有畫名

松岡多助謂若林強齋曰有客辨論曰不獨彼邦雖我中國也下有湯武之聖上有桀紂之暴則亦可為放伐一人堅執栗山潛鋒保建大記不肯從其說弟子斷之曰保建大記舉祖先之非甚不可強齋叱曰汝過矣夫大記為親王作直筆褒貶為後世監戒何不可第有持

放伐說者汝何不戮其人而還

松岡多助號蓼藏舍尾張熱田人受業若林強齋又從玉木蓍齋學神道著神道學則見絕于蓍齋後為

神祇直吉田氏侍讀其室閣公卿為之弟子者衆若林強齋一號寬齋京師人居於三井寺麓其為人

任達不拘小節而事母甚孝受業淺見網齋著有強齋語錄

栗山潛鋒名愿字伯立山誠院天皇之皇子好學待藩以親王名尚仁後西院天皇之皇子好學待藩以

友臣之義甚見敬重為藩鋒為撰保建大記上箋以進其畧云伏冀事原本末論要始終探索妖源垂規

箴於聖世詳審亂幾昭鑑戒乎明時補天未摧揚示表儀於宗室與邦同瑞光啓華萼於春秋及親王薨

退居都下既而事水戶預文書編修寶永丙戌年三十六終

宮寄筠圃善畫名價日貴請焉者日月不絕其母戒曰

恐汝為画名所掩筠圃因絕筆終身不畫

高蘭亭好奇作觸躑杯諸客皆舉獨秋山玉山不敢飲

作詩諷之有鈴木自微者尾張人也見之問曰安取蘭

亭曰得之鎌倉山中曰誰骨曰不知自微曰豈以為柁

原景時之頭耶然非我讎也亦不飲

高蘭亭名惟馨字子式一號東里江都人父勝春善能諧聯歌藉其先賢家累萬金天資豪放不事家產

晚年財漸殫焉蘭亭幼有逸才學于物徂徠徂徠甚奇之年十七喪明終廢百事徂徠謂之曰學者亦多

術矣博聞強識目力居多非子所宜也第先王四教詩居其一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大雅久不作其將在

子乎勉旃蘭亭一意奉其教唯詩是講三百篇以下漢魏六朝唐明大家之作大抵諧誦之而刻意李滄

溟業益進產弥落盡鬻其田室賦屋以居物徂徠之門以詩名者十數人推服郭南郭主盟而蘭亭最為

晚出常兄事南郭以何詩名與之相此當世言詩者莫不倚二家門牆諸侯及貴介公子爭延講詩蘭亭